

罪

人

映泉著

唐代演出
高唐戲，在這
唐中始方展不
同最可貴的

长江出版社



东湖文丛·第二辑

ISBN 978-7-80708-766-3



9 787807 087663 >

定价：260.00元(共十三册)

ISBN 978-7-80708-766-3/1·53

罪人

映泉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人/映泉著.—武汉:长江出版社,2009.10

(东湖文丛)

ISBN 978-7-80708-766-3

I.罪… II.映…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021 号

罪人

映泉 著

责任编辑:朱舒

装帧设计:艺唐广告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9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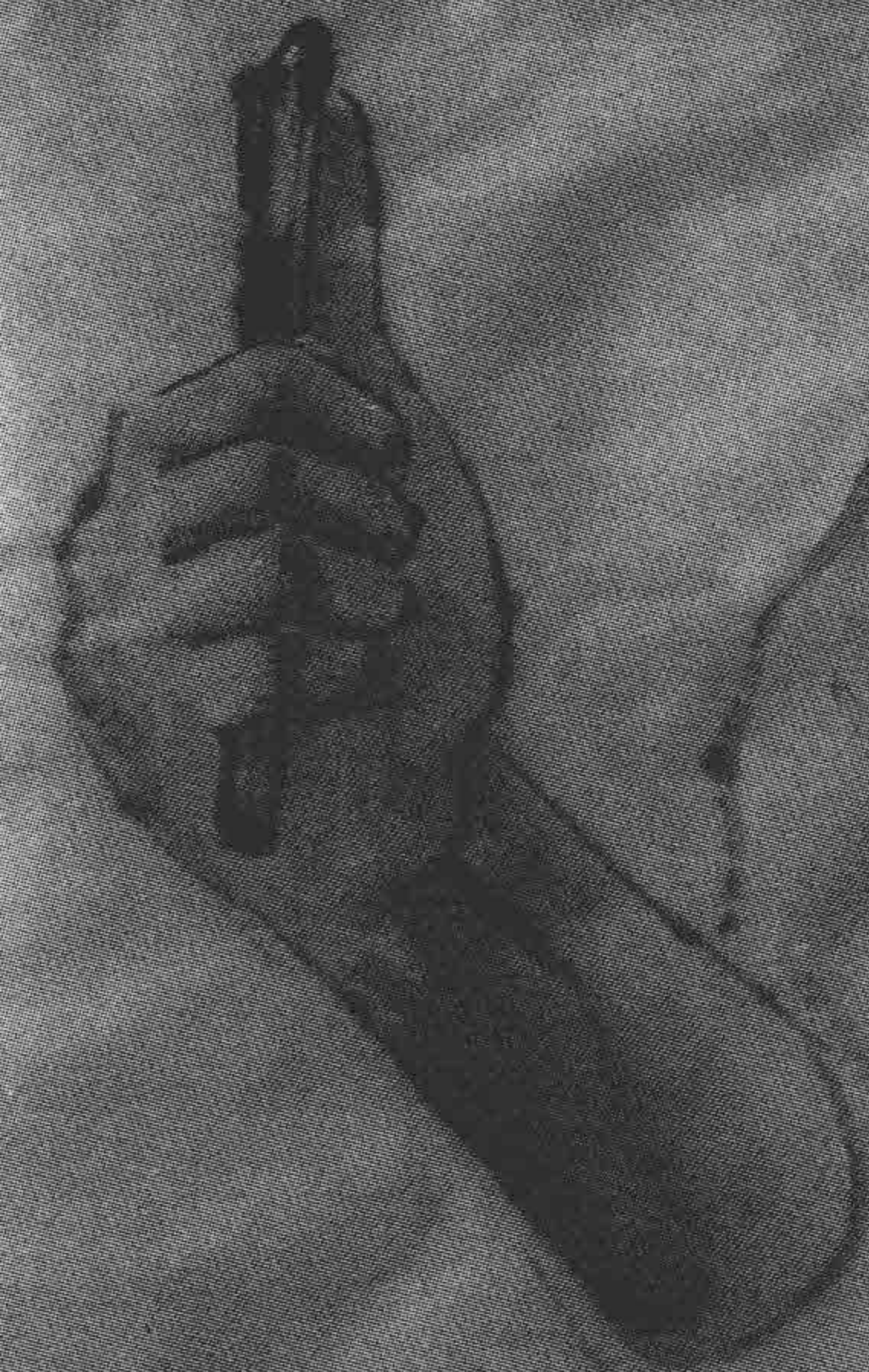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708-766-3/I·53

定 价:260.00 元(共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自述南寸容

吳昌碩



作品简介

处于蛮荒的无为山,方圆百里无人烟。但在密林裹结着的深处,却有古代建筑的宫殿似的庄园。这庄园成了残垣断壁,主人只剩下一个,如怪物似的活着。围在这座庄园四周的,是一个个山洞,洞里住着处于原始状态的土人。他们刀耕火种,以麻和兽皮遮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公安局长,原是部队一员战将,他被罚到这个地方,其目的就是劳动、生活,在这里起带头作用,让处于原始状态的山民走向现代文明。他来到这里,如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星球,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个难题。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才发现,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相。这里隐藏着最难以原谅的罪人,眼里的山民并非山民。然而政治运动在若干年后还是追进了深山,发动群众斗争右派分子……荒唐年代演出着荒唐戏,在这荒唐中却又展示着人间最可贵的真情。

(原载于《啄木鸟》2001年4—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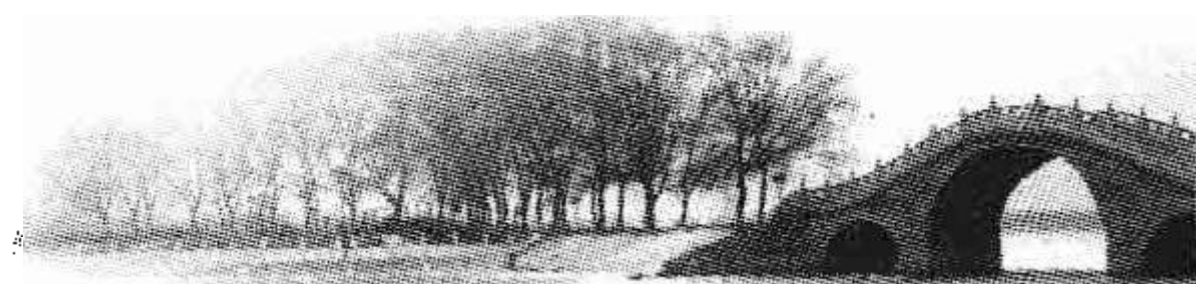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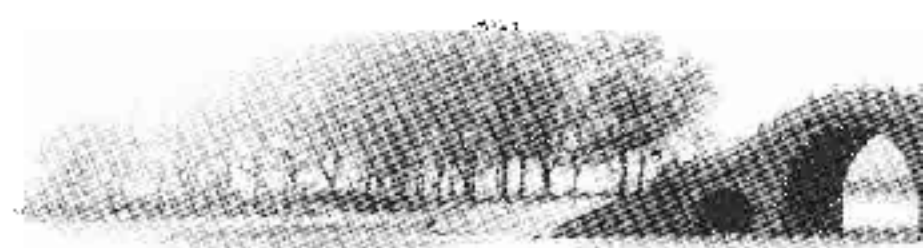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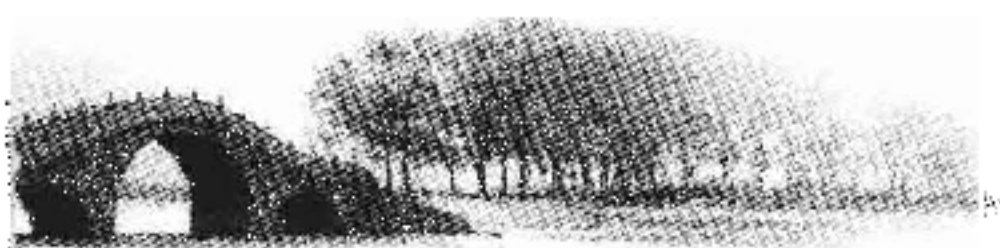
罪人

目 录

引子	(2)
无为山风景	(13)
忠臣的后裔	(29)
假威之王	(60)
贴标签的罪人	(75)
立身安家	(95)
怪人怪事	(105)
躲不开的是非	(124)
老兵的女儿	(149)
山外变了样	(171)
生死搏斗	(187)
阶级队伍	(202)
灭顶之灾	(223)
生与死	(232)
山外来了人	(249)
故事还未完	(269)
编后记	(273)







引子

那是1985年10月的一天，报社一编室主任张胜利满四十岁了，正在为晚上请客作准备，忽然有同事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老家来的，他以为不过是亲友来电为他的生日祝福，漫不经心地拆开来。但他的目光往电报上一扫，便蓦然色变。他的同事以为老家出了事，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二叔回乡，速归。

同事们都有些纳闷，不就是个平常家讯吗？见张胜利的样子，仿佛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更重大的秘密。张胜利被这份电报弄得神不守舍，有些痴痴呆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见同事们都关心着，他才告诉同事们，这份电报对他的意义如何重大：

“我爹就只兄弟俩，我才三岁时二叔就当兵去了，我对他没有半点儿印象。快四十年了，家人都以为他不在人世了。”

他顾不得请客了，当天即买车票，赶回他阔别多年的老家磨盘山。

回来的究竟是不是二叔，张胜利有些怀疑。听家里人说，当年当兵是上头区乡下任务，然后抽签，他二叔与刘家大屋的刘大少爷一起抽上了签，参加了国民党兵。临解放时，当了官儿的刘大少爷跑到台湾去了，家乡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其他死了的人也都有了下落，怎么唯独这个二叔四十年没音讯呢？接着，他又推翻了自己的猜测。家族并没有值得一夺的财产，即使是骗子，也用不着假扮他二叔，跑

到那么高的山上去行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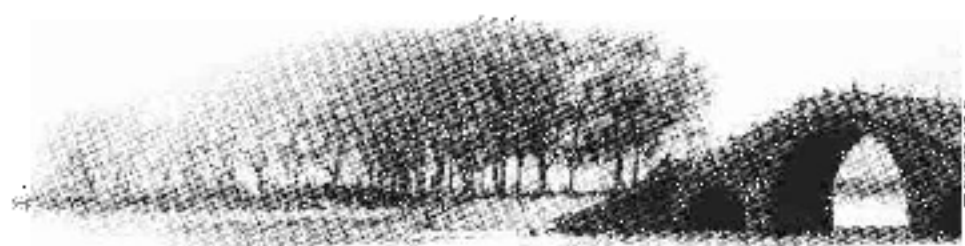
对二叔的印象,他还是从他的爹妈和族人们嘴里知道的。二叔进过县国民中学,爷爷不愿他远走高飞,才让二叔在磨盘山教书。他的名字是他二叔取的,为了庆祝抗日胜利。二叔会吹箫,当兵走时什么都没带,只带着爷爷传给他的一支紫竹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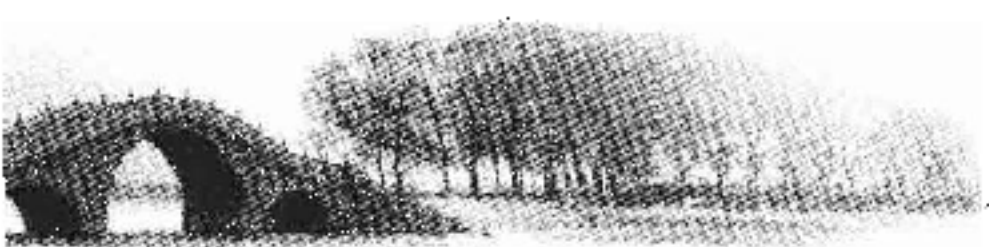
二叔一走再无音讯。解放后许久,留在家里的二婶听人们分析丈夫一定死了,只好再招个丈夫在家,生了一窝儿女。张胜利从别人口里得知,爷爷做主给二叔娶了这门亲,但二叔似乎并不喜欢这个硬塞给他的婚姻。因此,二婶以后每当提起二叔时就大骂不止。后来又有人传言二叔当的是解放军,因找不到证据,也就罢了。谁都不认为他还活在世上。但张胜利不死心,总觉得他没死。他们家族历史上没出过什么人物,张胜利从小到大都对二叔怀着企盼,曾望着磨盘山下的大路做过奇怪的梦:当了大将军的二叔回来了,前呼后拥,气派非常。但那终于没有成为现实。都说二叔死了,他也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种推断。谁料在他过了做怪梦的年龄时,二叔倒真的钻了出来!

二叔会是个什么身份呢?张胜利一路上被这个问题紧紧地缠绕着。当共产党干部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然,不会几十年都不知下落。最令人信服的是海外归来。几十年隐瞒着身份,定有超乎寻常的理由。他一路上在脑子里勾画二叔的轮廓:博士帽,西装,文明棍,手上戴着金戒指,两个脚夫挑着大皮箱……海外侨胞或是台湾同胞?他一边往家赶,一边考虑着见面的语言:祖国统一、骨肉情深……当然,也有过找他换点儿外币的打算。

磨盘山太高太远,到了山下,还得用半天时间爬上去。待傍晚爬上最后一个山垭,远远看见屋场有那么多人闹腾,张胜利的确激动了。看来二叔回乡动静还挺大,可见身份不一般。

往家走时,路上碰见一个山湾的熟人,那人给头脑正发热的张胜利淋了一盆冷水。屋场的热闹与二叔毫无关系。原来与二叔一同





当兵的刘大爷也回来了。因刘大爷是从台湾回来的,受到欢迎的热烈正与当年对他的仇恨相当。那么多人都是为欢迎台湾同胞“刘老先生”而来。当年刘家人被扫地出门,住的是土墙房子。现在,冷清了几十年的土墙房里挤得你撞着我我撞着你,二叔的回乡却无人理会。张胜利家族住的才是刘大爷的高级房子,一个大屋场,一排好几个大门,当年的堂皇可想而知。那是土改时分的。但大房子现在显得格外空旷和落寞。大屋场空无一人,几个大门像是缺了门牙的大嘴,空洞而又寒碜。张刘两姓比较,便显出了人比人气死人的残酷。

老房子被瓜分时就切成了无数块,随着儿女长大再独立门户,再切成无数小块,零乱不堪。张胜利的老娘和弟弟住着其中的一块。他二叔名下的已经被二婶及二婶的后夫与子女占领,他不知二叔现在一回来,那房子将怎么分配。

张胜利家是靠边的一个大门,进门没见二叔面,首先见到的是他妈端着一盘子饭菜,正准备往天井后一间房里送去。张胜利叫一声“妈”,就问她送哪里去。他妈像搞地下工作,左右看看无人,唉声叹气地悄悄说:“整得人人不人鬼不鬼的,还得一族人伺候。”说完就往后去了。后面有两个天井,天井边是厢房,二叔当年分的房子在里层,大概住在某一间厢房里。

张胜利进了属于他家的厨房兼烤火房,放下东西,坐到火垅边等着妈回来。妈还没回来,二婶却来了,显然她是听妈说了才来的。

二婶的后夫死了,二次守寡的二婶听说侄子回来,跑到火垅边一屁股坐下,揪鼻子擦眼泪,未曾开言便大骂二叔无能,没能像刘家少爷那样跑到台湾去。

“你看人家刘大少爷,回来小车送,送到山脚下,前后都是工作同志当差,人家当的是国民党团长。他个狗日的呐?在外一辈子,什么都没捞到,倒弄回一个野婆娘……”

显然,二叔回来得寒酸,原因是他的身分既非海外侨胞,也非什么长;既不能给地方官员下指示,更不能“自愿投资建家乡”,或是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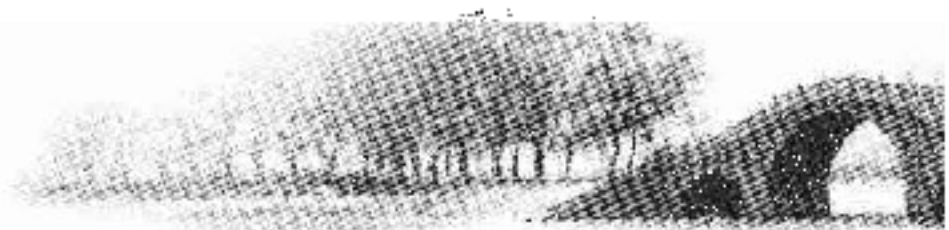
统战工作起点推动作用。他什么都不是,便使族人们一致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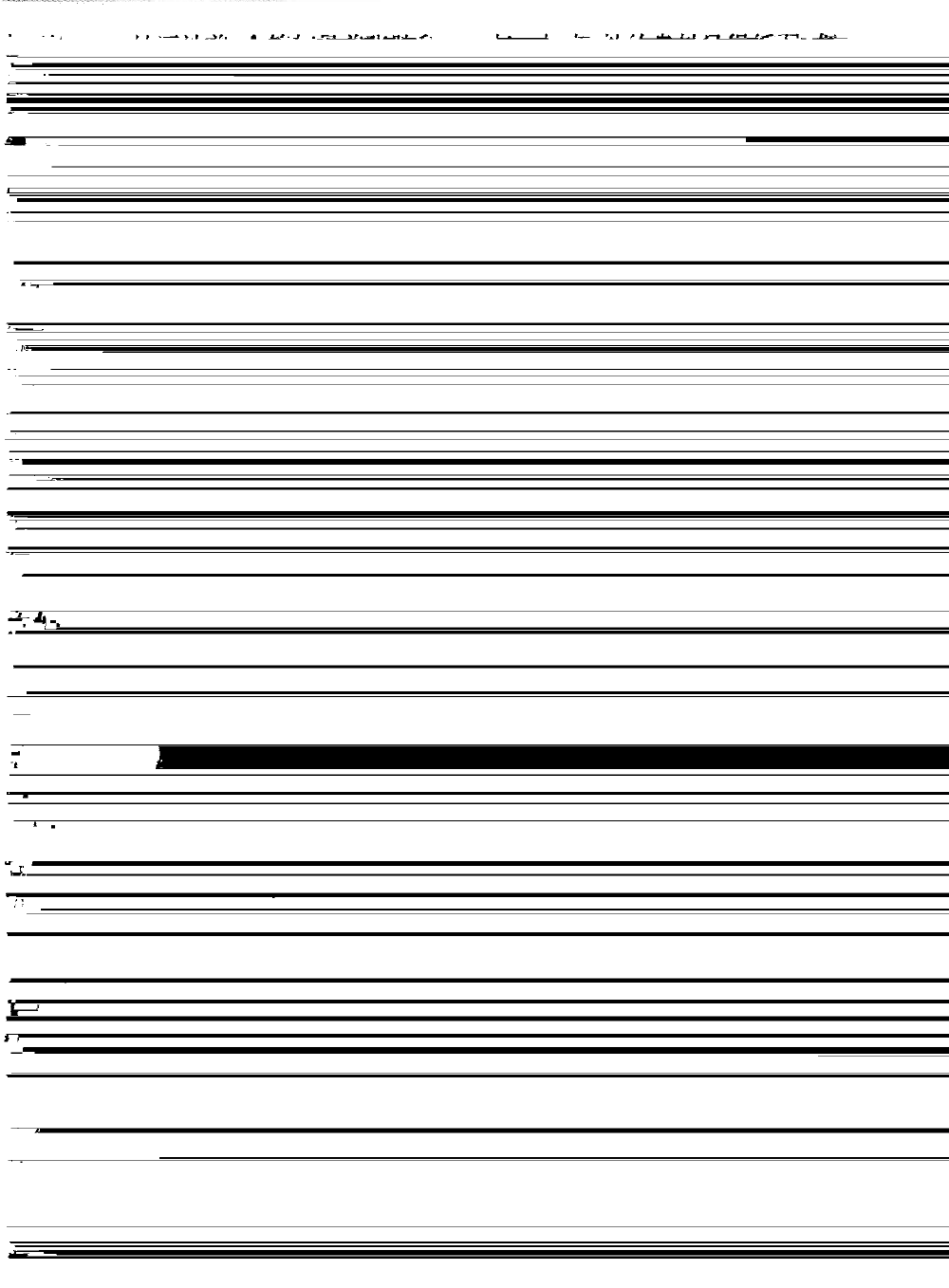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张胜利没有在意二婶说的“野婆娘”,倒是对二叔的回乡越来越狐疑。他隐隐感到这里面不是二婶和妈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如果二叔当真什么都不是,那么,几十年来就实在用不着隐瞒身份。他决定先去面见二叔,无论二叔是荣是辱,毕竟是他的二叔,再加上他当的是记者,有追踪新闻的癖好。听二婶倾诉了半天,脑子却巴不得她快走。妈回来了,要为儿子准备饭菜,这里忙那里忙,难得与儿子对话。张胜利估计二叔他们吃完了饭,他借端盘子收碗筷向后面天井走去了。

果然,二叔住在后院第二个天井边的一间厢房里。一见面,张胜利发现,那形象的确怨不得家乡人说三道四。二叔的身胚粗而壮,如一个浮肿病人;头发短而硬,夹着几缕白丝;脸上是一副愁苦相,黝黑的皮肤不亚于任何一个老农民;身上的衣服是便宜货,看得出刚买不久,箍在那粗壮的身躯上让人觉得别扭。这模样让他产生联想:把河姆渡人拉来套上现代服装,那形象可能就跟二叔一般无二。

张胜利脸带笑容,叫一声二叔,自我介绍说是他亲哥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事,今天才赶回来专门看他的。二叔不眨眼地瞪了他好久,才吐出一个字:“噢……”

张胜利马上就看出,二叔平时用语言的时候不多,语言表达能力明显地退化了。二叔过去可是教书的人!听老爹讲,二叔很会讲故事。可现在呐,这位老人一直望着他的侄子,眼睛湿润了。显然他想起了襁褓中的侄子,当年离家时,这个侄子才学步。当年他最喜欢这个侄子,一有空就抱着他到处玩儿,场子里时常听得见叔侄俩的笑声。好一会儿,他终于想起还得握一握手,便伸出手来。两人握了一下,张胜利感觉出二叔的手比二叔的外形还要粗糙,握着如一块石头。由此他断定,老人家干了一辈子粗活。握过手,二叔就坐下了,坐下去的样子有些沉重,也并不叫侄子坐。张胜利只得自己搬椅子。被二婶称作“野婆娘”的新二婶模样倒大出张胜利的意外。二叔坐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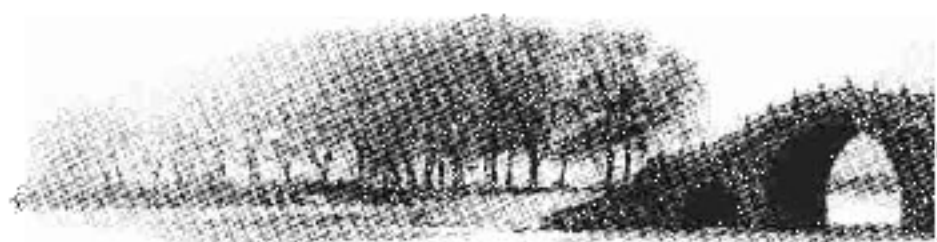
凭他的直觉,越来越感到他的二叔和新二婶的经历和来头都不一般。看新二婶的表情,笑容里分明夹着一丝哀伤,说“没关系”时也没有认真琢磨错的到底是二叔还是侄子。张胜利甚至认为,他们至今还隐瞒着不被外人所知的重大秘密,不然,怎么二叔会有那样的目光?探求隐秘的欲望使他兴趣大增,他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他们对他的戒备,于是,他说:“二婶,你告诉我二叔,我是他的亲侄子,专程从省里赶回来看他的,对他没有半点儿恶意。我爹死前还老念着他……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牵挂着他。现在你们回来了,希望了解他是亲人的情义,不会坑他的……”这样说时,他的确感到了心酸,哽咽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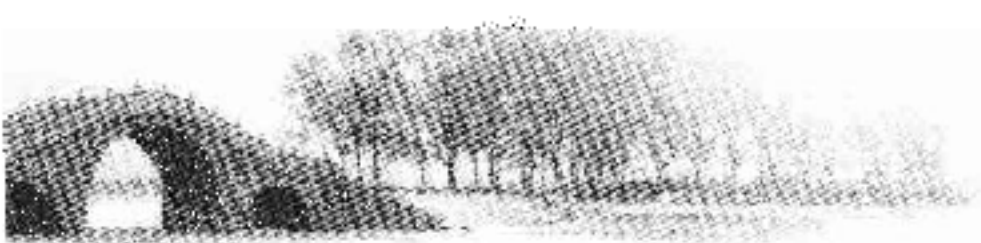
“这说到哪儿去了。”她又笑笑,还是笑得有些忧伤,接着叹口气道:“你二叔太累了,回来了让大家失望,他也感到孤独。我抽个时间跟你说说,你了解他了,再跟他聊聊家常话,他慢慢就会好的。”

张胜利边喝咖啡边和新二婶聊着,先介绍他自己的工作情况,然后向她问一些问题,希冀捕捉到一些东西。听她的口音不是本县的,甚至不是一个省的,她的语言能力并不差,说话恰到好处,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但只要一涉及她和二叔的过去,她就遮掩了过去。他觉得不能追得太紧了,就回家吃饭去了。

听说张胜利回家了,晚上,本族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个都溜来了,那样子如参加地下党秘密会议。既然张胜利的二叔难以给族人们争份儿脸面,族人们以为到省里工作的张胜利足以和台湾回来的刘大少爷对抗。坐到一起不能不讲到刘大少爷,提起那个人又不能不涉及二叔,他们指望二叔会来跟大家一起坐坐说说话,但他并没来。听着屋场另一头刘家那边的欢声笑语,大家的确感到了无趣。大家猜测着二叔的四十年,竟没有一个说得清楚。

也难怪,世代在家种地,一辈人比着一辈人,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几族人相仇相斗,今日断不会如此难堪。问题是几十年间,张姓家族总是在刘姓家族面前表现得优越,刘家地主没少挨张姓家族人





的控诉。现在刘家少爷回来了,干部们的热烈欢迎,简直就是对拥护政策的穷人们的出卖,难怪张氏老幼心绪不平。大家猜着二叔在外到底做什么,把希望寄托在张胜利的身上,希望他能把二叔四十多年的情况摸清楚。大家的意思通情达理,并非指望二叔为大家挣一份家产或是给几个钱,只是这么多年大家牵挂,总得让族人们心里有些底。

张胜利安慰大家,也希望大家理解二叔,对老人家好一点,弄清二叔情况的重任,他一定完成。

夜深了人们才散去。张胜利要睡了,出去屙尿时,只见二叔站在场子边上出神。山上的天空比城市明净,半边月亮照得人间如一个幻景。冷风飕飕,满眼凄清,那位老人却不知道冷。他的背有些驼,双手如猩猩样下垂,望着远处的大山如有无限恋情。磨盘山够大的,但二叔似乎并不满足,他怀念着更大的山。张胜利走过去叫他,他“噢”了一声,此外再无一言半语,就转身进去了。

第二天,刘家照样有人来,客人们从张家屋场前经过,不少人还向他们打听刘老先生住在哪边,弄得大家格外有气。新二婶大概也知道了,他们两口子在这种对比中,给家族人脸上带来的是什麼,也把体谅他们夫妻的希望寄托在张胜利身上。这天吃罢早饭,她找到张胜利说,请他陪二叔到处走走。张胜利一听就明白了新二婶的良苦用心,陪二叔走走,这是联络感情的好办法,也是要去对二叔加深了解。她说白天无事,她总是陪着二叔在附近山上转。张胜利心里明白,便同意了。

张胜利到后面邀二叔,新二婶鼓励二叔去,二叔出门时,新二婶说:“今儿我有些不舒服,让你侄子陪你走走吧。”

二叔的回答还是一片“噢”。

磨盘山大得真如一个巨大的磨盘,抬腿就是山路。刚一出门,张胜利就发现不妙。二叔背着双手,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他跟着他,指望他什么时候累了两个人便可以交谈。但没走几步,他就觉得跟不

上了。看二叔时,他并没有跨大步,还是那么不紧不慢,但张胜利不快走几步就跟不上。等他满头大汗时,二叔还是那样走着。并没有喘气,也没有流汗。

经过一段很陡的地段时,张胜利只顾跟着走,来不及看清前面的二叔,等他爬上一个高地,才发现二叔根本就没有在这条路上,却登上了常人怎么都不可能上去的断壁。二叔在上头四面眺望,似乎忘记了侄子的存在。张胜利不得不从原路返回,想追二叔却上不去,便在下面叫二叔。二叔仿佛才从梦中被唤醒,见侄子在断壁之下,满脸的疑惑,好一会儿才答应一声,又从断壁上下来了。张胜利看他一步步下来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什么障碍,但他心里清楚,任谁从那上面下来,都免不了战战兢兢地爬。

“二叔,你好会爬山呀!”张胜利给他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

二叔的烟点燃了,还是一言不发,呆了半天,才说:“回去吧。”

加深理解的计划落空了。好在到晚上吃饭时,新二婶到他家去了,对张胜利的妈说,她有话跟胜利说说。张胜利知道新二婶的话十分重要,饭也顾不上吃了,把她领进了他的房间。

“真好。”她打量着房间的四周,赞叹着。

张胜利住的也是厢房,跟二叔住在那间摆布不同。当年可能别有趣味,但住在里头的贫下中农们为衣食而挣扎,顾不上情趣,古老砖墙上的石灰正在剥落,住在里面感到沉闷,其实并不好。张胜利体味到她赞叹的不是房间有多么好,而是房里的温馨。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断定他们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张胜利请她坐下,忙为她准备茶水,还拿出了带回的烟。在回家之前,他是指望二叔给他点儿什么的,因此并没有带许多东西。早知是这样,真该多买些东西给他们。他想。

“二叔没跟你说说吗?”

张胜利摇头。

“我跟你说说二叔,你听了不会大惊小怪吧?”她笑道。

